

日本人 眼中的美

What is beauty
in the Japanese art?

日本人にとって
美しさとは何か

高階秀爾

Shuji Takashina



〔日〕高階秀尔

著

杨玲

译

日本人眼中的美

日本人にとって
美しさとは何か

高階秀爾

Shuichi Takashima

〔日〕高階秀尔

著

杨玲

译

What is beauty
in the Japanese art?

CM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人眼中的美 / (日) 高阶秀尔著; 杨玲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356-8402-8

I. ①日… II. ①高… ②杨… III. ①审美文化-研究
-日本 IV. ①J883-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8142号

NIHONJIN NI TÔTTE UTSUKUSHISA TÔWA NANIKA by Shuji Takashina
Copyright© Shuji Takashina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kumashob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6-228

日本人眼中的美

RIBENREN YAN ZHONG DE MEI

[日] 高阶秀尔 著 杨玲 译

出版人 黄 靖
出品人 陈 星
责任编辑 张抱朴
责任印制 王 磊
装帧设计 张 苗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网 址 www.arts-press.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8402-8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4981812

前言 001

I 日本人眼中的美

日本人的审美观 005

《古今和歌集》序文中日本人的审美观 / 敕撰和歌集的意义 / 跨界的图与文 / “反翘”造型给人的感受 / 欧洲的弧线与日本的“反翘”的相异之处 / 平假名的造型 / 日本与西洋的建筑对比 / 鸟居是什么 / 贴近自然的日本人的审美观 / 日本画中描绘的四季 / “绘文字”的玩心 / 绘画与文字的共同作品 / 散书与返书 / 汉字在日本的特殊性 / 工艺品设计中的绘画与文字 / 定家的“否定的美学” / 在原业平《八桥》的画面设计 / 小野小町《花之色》的画面设计 / 文字与绘画各自独立——西洋的文字设计 / 漫画中的文字与绘画

II 日本人眼中的美从何而来

绘画与文字 071

汉字与日语 078

名号沿袭的文化 083

留白的美学 085

名胜风景明信片 091

未被接受的雅乐 096

实体之美与状况之美 099

大观与富士山 104

《春去》何所踪 110

唱歌课与音乐教育 116

传统主义者福泽谕吉 121

白梅寄怀 125

龙、虎、美术馆 131

解释改变作品 136

解释的创作 142

日本人与桥 147

熠熠生辉的朦胧体 150

旅行东与西 156

机器人与日本文化 161

对机器人的抵触与亲近 / 日常工具也是有灵魂和生命的 / 泛灵论与先进技术 / 由活动人偶传承下来的技术遗产

富士山——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 169

III 日本之美与西洋之美

东西方的相遇 179

被发现的日本审美观 / 日本吸收西洋绘画技巧的历史 / 两种表现形式 / 舍弃之美
与近景特写 / 表现形式原则的比较 / 日本绘画的装饰性

栖风艺术中的西欧与日本 208

后记 217

前言

那是和法国友人一起乘坐新干线去京都途中的事。那天，天气倒是晴和，但富士山周边却雾霭重重。从车上完全看不到富士山的风姿。初访日本的友人，半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富士山根本就不存在啊？”对于他这句突如其来的玩笑，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说：“她¹只是非常任性，变幻无常罢了。”听了我的话，友人的反应很有趣。他像是非常惊讶，反问我：“富士山难道是女性吗？”被他这么一问，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法语中富士山叫“le Mont Fuji”，和“le Mont Blanc（勃朗峰）”“le Mont Saint Michel（圣米歇尔山）”一样都是阳性名词。我在说法语时，用的也是“le Mont Fuji”，但说起对富士山的印象，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一个优雅的女子形象。

最早，以信仰富士山成立的浅间神社²祭祀的是富士山神（山之神就是女神），随后演变为祭祀木花开耶姬³，其祭祀之礼延续

1 日语中“他”“她”发音完全不同，仅从发音即可辨别男女——译注，下文若无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2 浅间神社，主祭神为浅间大神，是将富士山神格化之后的名字。总社本宫在富士山的八合以上。

3 木花开耶姬，日本神话中出现的女神，其名称意为如樱花开放般美丽的女性。天照大神的孙媳，大山祇神之女，其曾孙为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

至今。加之辉夜姬¹的故事、羽衣传说²等，种种联想在不知不觉间令人勾勒出了富士山的这种女性形象。在为数众多的富士山绘画中，都曾绘有优雅艳丽的天女姿态。

在欧洲，故事则全然不同。自古希腊以来，“山神”就与雷神、风神、河流之神一样，被视为男性形象。在各种绘画作品中，也主要被描绘成孔武有力的男性姿态。友人诧异于我将富士山称为“她”，恐怕就是由此造成的吧。

人无法直接看到自己的脸。只有面对镜子，才能捕捉到脸上的特征。镜中的姿态，既是本人，也是从外部、他人的视角观察到的自己。美术（建筑、绘画、工艺）、文学（故事、诗歌、戏剧）等艺术表现形式，也只有通过接受异域文化（比如西欧文化）的视角，再进行对比，才能使自身的特质更加明朗。

本书收集的各篇文章，即为从此类亦可被称为复眼的视角出发阐述的日本文化论。

1 辉夜姬，《竹取物语》中的主人公，故事本身与中国的嫦娥奔月有相似之处。辉夜姬为月中的女神，被伐竹老翁发现于竹子之中并抚养长大。与天皇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必须回到月宫，临走时将长生不死药留给天皇，然后穿上天之羽衣，忘却尘世一切消失不见。天皇收到不死药，叹息既然不能得见，有药何用，遂命人带去最高的山峰焚化，并将山命名为“不死（Fuji）山”，据传即为现今之“富士（Fuji）山”。

2 羽衣传说，存在于日本各地的传说，共同点为天女所着之衣，天女穿之降临人间与凡人结缘，一旦再次穿上则必须返回天界。

I

日本人眼中的美

日本人的审美观

我想以“语言与印象——日本人的审美观”为主题跟大家聊聊。

但语言与印象未免太过宽泛，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说说对日本人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和歌与美术作品——如绘画、工艺品。

和歌以文字的形式传承至今，而在美术领域，如绘画也是如此。从形态上看，文字与画面、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但两者都拥有日本人在创作时所共通的审美意识。将它们与西方文化对比来看，有极大的不同。对我们来说，这既是传统，也是我们行为模式的源头。因此，我将其称之为“审美观”。

文字与画面，原是不同的东西，特别是在西方。但在日本，这两者自古就有着种种联系。在孩子们的游戏中，有一种叫“文字绘”，一直流传至今。“へのへのもへじ”¹便是一例。此类游戏，从江户时代就有了。总的来说，就是用平假名来画一张人脸。

与此相反，还有种被称为“绘文字”的图案式字符，最近的年轻人使用非常之多。我是不怎么使用的，但我的孙子用短信、

1 一种用平假名画人脸的日本传统游戏，其中第一、第三字“へ”为眉，第二、第四字“の”为目，第五字“も”为鼻，第六字“へ”为嘴，最后一字“じ”作为全脸的勾勒，从而形成一张正在撇嘴的人脸。

邮件跟朋友聊天时,最后会添上一个笑脸之类的表情。想说“再见”的时候,画一张笑脸。生气的时候,也有发怒的表情。现在的手机里有很多这样的图案。同样是表达生气的情绪,图案也各异,“怒火冲天”啦、“有点生气”啦,整排整排地罗列着,供人们使用。我问过我孙子:“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图案啊?”他说“手机里有三百多个吧”。新款的手机里据说有更多。这在国外是不太常见的现象。

当然,简单的图案国外还是有的。去巴黎、纽约等城市,年轻人的T恤上会印着“I♥NY”,上面画着一颗心。这个心形就是图案式字符,应该要读成“love”。现在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遍地使用着这样的图案式字符。

这种传统,很久以前就有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这些传统是以何种形态作为艺术作品流传至今的。

《古今和歌集》序文中日本人的审美观

大和之歌,以人心为根,发而为万千言辞之叶。生而为人,所历必多,则心之所想,目之所见,时时皆可成诵。且听花间莺啼,水中蛙鸣。生息万物,皆因感而歌。无力而撼天地,无形而泣鬼神,令男女睦睦猛士戚戚者,歌也。

这是《古今和歌集》开头的一段序文。据说是纪贯之¹写的一段假名序，之后还有一段真名²序。可以说，这是史上清晰地表述了日本人审美观的第一例。它不仅是一段和歌的序，更是对日本美学的表达。写了些什么呢？“大和之歌，以人心为根，发而为万千言辞之叶。”“大和之歌”，不用说是指和歌。日本的和歌，从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长出绿叶般姿态万千的词句。

“生而为人，所历必多，则心之所想，目之所见，时时皆可成诵”，我们至今仍是如此。想到什么都会用五七五七七，或是俳句的五七五的诗歌形式来呈现³。

“且听花间莺啼，水中蛙鸣。生息万物，皆因感而歌”，也就是说，谁都会吟诗。

“无力而撼天地，无形而泣鬼神，令男女睦睦猛士戚戚者，歌也”，是写和歌的作用。在西洋人看来，这句话令人惊讶。唐纳德·金⁴在他的《日本文学史》及其他著作中，提到过日本与西方思维的差异。金先生是一位向欧美介绍日本文学的非常厉害的老师。他年轻时，读到这篇《古今和歌集》的序文，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

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西洋人惊讶的是这两点。其一，“生息万物，皆因感而歌”，也就是说，谁都可以吟诵。确实，只要是日

1 纪贯之（872—945），平安时代前期和歌作者。《古今和歌集》编纂者之一，三十六歌仙之一。

2 真名，即为汉字。

3 五七五七七是日和歌的格式，五七五是俳句的格式。其中数字代表每一句中假名的字数。

4 唐纳德·金（Donald Keene, 1922—），日籍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文学家。被誉为日本文学与日本文化研究的第一人。

本人,谁都可以写出和歌、俳句。从万叶时代开始,像“防人¹之歌”之类的作品,都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们创作的。

而对外国人来说,诗人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灵感,拥有与普通人不同才能的人。谁都能写诗,没有人会相信。但“请看”,打开日本的报纸,任何一份报纸上,每天都有“歌坛·俳坛”这样的专栏。专栏里的诗歌都是从普通读者的来稿里挑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写和歌和俳句。每天从全国各地寄来诗歌,可见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写。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外国人感到惊讶是很自然的。这是其一。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无力而撼天地”这点。地球在旋转。过去人们认为地球不动,太阳月亮在动,然后有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这些都已超越了人类的力量,人们会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洋人就想象这是因为有各种神明的存在;到了基督教时代,他们认为是最伟大的神在操控这个世界。在拉斐尔²的笔下,不仅是地球,天空中的星球都是由神在转动。现在去梵蒂冈,还能在宫殿的藻井上看到这幅画。总之,西方人的思维是“能够操控天地的是一种超越人类的特殊的力量”,但日本人说“无须用力,只要歌唱,就能撼动天地”。怎么可能有这种荒唐之事?!唐纳德·金这样惊叹。

小时候,我们经常听闻小野小町写祈雨歌的传说。是不是真

1 防人,指的是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前后,布防在九州北部沿岸防止外敌入侵的士兵。

2 拉斐尔·桑西(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文艺复兴全盛期意大利画家、建筑家。

的，我不知道。据说小野小町一念这首诗就下雨。相反，后来在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的和歌集里收录了这样一首诗：“甘霖过之则民怨，八大龙王雨且止。”据说当时大雨不绝，源实朝吟诵了这一句后，雨就停了。也就是说，只要吟诵诗歌，大雨会止歇，天地会发生变化。即使是拥有超越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无形的鬼神”，也会因诗歌而感动。这样的行为，对日本人来说，自古以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和西方人的想法大相径庭，唐纳德·金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还有“令男女睦睦”，这实在是司空见惯了。自古流传至今的和歌里，也以恋歌为多。“猛士”，这是指参加战斗的人，连他们都会吟诵诗歌。将军也是。武士在临死前，要吟诵辞世之歌，这在过去是一个传统。

这些就是纪贯之在这篇序文里所说的。而且，他特别强调了“大和之歌”。这可以说是一个宣言：“大和之歌，就是日本的诗歌。”当时，一般说起诗歌，指的都是“唐歌”，也就是用汉文写的诗歌。因为是中国唐朝传来的，所以叫“唐歌”。与之相对，纪贯之在这里宣言说，这本《古今和歌集》是在收集日本诗歌。

敕撰和歌集的意义

《古今和歌集》是史上第一本敕撰和歌集。敕撰，就是天皇下命令编纂的。虽然是由纪贯之等六人来决定选哪些诗歌，但这是

天皇的命令，也就是说，是国家的事业。是作为国家大事的一环，在天皇一句“去收集和歌”的命令下编纂出来的诗集。

敕撰和歌集，这之后也有很多。藤原通俊¹受命于白河天皇而编纂的《后拾遗和歌集》、藤原俊成²在后白河院的命令下编纂的《千载和歌集》，距前一本正好三百年的《新古今和歌集》，等等，不胜枚举。而《古今和歌集》是最初的敕撰和歌集。

由醍醐天皇下令编纂的《古今和歌集》，成书于10世纪初，公元905年——比《源氏物语》稍早一点。就是说，距今一千年之前，作为国家大事，日本人做了一件“去收集和歌”的事情。敕撰这件事情，在那之前也发生过。天皇做了很多文化方面的事情。在《古今和歌集》一个世纪前，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的时代，也出现了三部敕撰集，就是《经国集》等。但这三部都是汉诗集。再往前，也还时不时能找到敕撰的汉诗集。

从奈良时代开始，也有可能从更早的时期开始，汉文才是正式的文章体裁。无论是律令制的法典，还是其他的公文书信，正式的文章都是用汉文写的。当时在日本政府里工作的人全都要会汉文。我认为这从卑弥呼³时代开始就这样了。也有可能更早。我们小学教科书上就有的日本国宝第一号，是现存福冈博物馆的一颗金印，印文为“汉委奴国王”，那是后汉时期从汉朝皇帝那里得到的。

当时的东亚地区以中国文明为中心，其周边有一个倭国。日

1 藤原通俊（1047—1099），平安时代后期和歌作者。

2 藤原俊成（1114—1204），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和歌作者。

3 卑弥呼（？—248），《魏志·倭人传》中记载公元2—3世纪在日本列岛上存在过的国家邪马台国的女王。

本从中国得到了金印，说明两国间有外交关系。如果没有互通书信，不可能得到金印。或者，如《魏志·倭人传》所写，卑弥呼与魏国已建立了邦交关系，那么当然就有国书往来。那些国书就是用汉文写的。一般认为，汉文传入日本是在五、六世纪。其实，更早之前就已传过来了。若非如此，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是不可能成立的。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汉文是必备知识。所有公务人员都会汉文，学者、遣唐使们也是使用汉文前往中国的。比如菅原道真¹，他留下了很多出色的汉诗。收集这类汉诗的敕撰集有好多部，都是日本人写的汉诗。

但与此同时，和歌的创作也在进行。菅原道真也写过和歌。这些和歌第一次被当作国家大事受命编纂起来，就是在《古今和歌集》的时代。到了那时，人们才意识到除了汉文以外，日本还有一种“大和之歌”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美学的宣言书，是非常重要的文本。所以纪贯之在序文的开头，特意写上了“大和之歌……”。

和歌自古就有。据《古事记》记载，须佐之男命²创作了第一首和歌：“八重云涌，出云之地八重垣，欲笼吾妻于垣中，遂建八重垣。”须佐之男命应当只是传说，但若是《万叶集》的时代，那至少也是7世纪或8世纪之时就有和歌了。

1 菅原道真（845—903），日本平安时代学者、汉诗人、政治家。现在被日本人奉为学问之神。

2 须佐之男命，日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之弟。后文和歌相传是须佐之男命为新婚建造宫殿时所作。

最近，静冈县在编写《富士山百人一首》，之前请他们给我看了，十分有趣。这本《富士山百人一首》中，上自柿本人麻吕、山部赤人，下至俵万智，收录了各种以富士山为主题的和歌。柿本人麻吕是7世纪左右的诗人。也就是说，这本书收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和歌。而山部赤人那首著名的“方出田子浦，忽见白富士，仰首望高岭，犹见飞雪至”，时至今日，小学生们也能读懂。语言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我想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8世纪时的语言，现如今的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也罢，德国人也不例外，都已无法理解。英语、法语中也有众多出色的诗歌，但隆重登场的时期主要是中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再往前，则是古希腊、拉丁文学。欧洲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延续传承的。当然，古希腊也有极其优秀的诗篇，拉丁语的诗歌在古罗马时期数量也很庞大，但这个文化传统已经中断了。现在的欧洲人无法读懂拉丁语的诗歌。而拉丁语本身，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也已不再使用。所以，英语的诗歌，要让现代人也能直接读懂的，最多也就是14世纪至15世纪以后的。但丁的《神曲》创作于14世纪，众所周知，他是用托斯卡纳语书写的。托斯卡纳语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语。《神曲》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当然，但丁也写过拉丁语的诗歌。当时用于诗歌创作的语言，更为普遍的其实是拉丁语。可以说，一直到14世纪，“俗世的语言”，即意大利语的诗歌才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但丁使用这种语言创造出了恢弘巨著《神曲》。

在日本，早在但丁之前，在几百年以前，山部赤人就吟诵了和歌《富士高岭》，而且至今读来仍然一目了然。7世纪、8世纪的